

朝花夕拾

初春的大珠山

□庄玫

当第一缕春风轻柔地拂过大地，大珠山从沉睡中悄然苏醒，山峦在晨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山上的树木，还未完全褪去冬日的萧瑟，却已在枝头悄悄冒出嫩绿的新芽。那星星点点的绿，是生命的律动，是春天的信号。

一直以来，大珠山都以“谷秀、峰奇、石怪、花繁”著称。走进山坳，空气清新、鸟语花香，仿佛进入世外桃源。春天，杜鹃花红满山；夏天，山中绿树成荫；秋天，整座山则被装点得五彩斑斓。即使是在冬季，也有几株火红的映山红在向阳的山坡上绽放。

大珠山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荟萃，枕沧海波涛、挂高天风云、铺大地葱翠，既清新秀丽，又气象万千。这里有重修于金大定年间的石门古寺，还

有墓塔林、麻衣庵、朱朝洞、吟诗台、珠山石室等古代名士和文人的遗迹。山顶千姿百态的奇峰异石、罕见的天然大佛以及石猴、石马等栩栩如生地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向世人讲述着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
相传有一位名叫慧能的和尚，被大珠山的山水所吸引，决定在此修建寺庙以弘扬佛法。然而，由于资金匮乏，工程进展缓慢。一天，一块巨石自行裂开，形成一道宽敞的石门，慧能和尚认为这是佛祖显灵，便立即组织工匠在石门内修建了寺庙，并命名为“石门寺”。

此外，据说石门寺还与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段传奇的故事。相传隋末唐初，李世民在一次出游途中被隋军围困于此，危急时刻他骑马跃过石门，躲

进石门寺，藏在大佛的肚子里才逃过一劫。后来，李世民登基后，特意重修了石门寺以示纪念。现在石门寺的大雄宝殿里还挂有一块“唐王重修”的匾额。

这些传说为石门寺增添了传奇色彩，使其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和旅游景点。

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，脚下的泥土散发着湿润的气息。五彩斑斓的山花装点着美丽的山谷，成为春天里最灵动的音符。漫步在这初春的山谷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，尘世的喧嚣与纷扰都被抛在了脑后。在这里，能感受到大自然最纯粹的力量，能聆听春天最动人的旋律，能领悟生命最本真的意义。这是一场与春天的邂逅，一次心灵的洗礼，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。

往事悠悠

家乡的桥

□张拂晓

老家的村子里有两条河，一条在东边，一条在西边，它们最终汇到一起。东西两条河上分别有一座桥，一座通向农田，一座通向村外。

小时候，我总是走东边的桥，幼小的身躯扛着长长的铁锹、锄头，帮父母干农活。每次过桥时，都是汗流浹背，所以我不喜欢这座桥。那时，我特别向往西边的桥，因为村里比我大的人都是从那座桥走出去，看外面的世界。

后来我很少走东边的桥了，每天上学、放学都走西边的桥，哪怕节假日放假也是如此，因为父母只让我在家认真学习，希望我能走出村子，而西边的桥是走出去的唯一之路。

那年秋天，我上高三，在西边的桥上等着坐回校的公共汽车。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息，那是家的味道。桥两侧高高的杨树上不时有黄叶落下，落到水里漂走，离村越来越远，就像每

一个从村里走出去的人。中秋的中午挺暖和，但秋风总会让人裹紧衣服，当我不经意间回头，看到父亲不知何时已在桥头看着我。我挥挥手告诉他：“快回去吧，外面凉。”他怕我生气似的，转身慢慢地回到村里。看着父亲瘦弱的背影，我的心里酸酸的——因车祸受重伤的父亲那时已没了记忆，有时甚至叫我外甥。

车终于来了，我上车坐定，突然透过车窗看到父亲好似心虚一样从胡同探出半个脑袋望向这边，他想确认我是否已经上车。我再也抑制不住泪水，任凭它在脸上流淌……

后来，西边的桥铺上了平整的柏油路，两侧也加上了护栏，河边的杨树换了一茬又一茬。而我，也终于走过了这座桥，走到了外面。

如今偶尔回村，喜欢在西边的桥上停车驻足，看看今年的河水是不是比往

年涨了，杨树是否长高变粗了……带着孩子回来时，一走到桥上，孩子就会说“我们回家了”，而此时我的眼睛总会“吹进沙子”。与儿时不同，现在的我更喜欢到东边的桥墩上坐着，看细细的溪流在杂草中穿梭；带着孩子凭着记忆走过一块块已经被修整得整整齐齐的农田，告诉孩子那块地叫“斜字地”，那块叫“二道沟”，那块“不啮崖”……

人到中年才发现，原来东边的桥这么矮，矮得只到我肩膀，它的桥墩那么小，我可以用双臂环抱；原来西边的桥那么高，高到站在桥下只能仰视，它的桥墩那么大，大到我只能轻轻地触摸。



凡人脸谱

手擀面

□李祈宁

人过中年，诸多记忆总在脑子里盘旋，如同眉头聚拢的川字纹，挥之不去，赶都赶不走。

儿时，每天晚上不管我们乐不乐意，娘都会雷打不动地做一顿擀面条吃，若是赶上我们在外瞎蹓胡闹弄一身泥，回家晚了作业又没写完，晚饭还会佐以“苕帚疙瘩炒肉”。娘做的擀面条颇有火火纯青的味道：面团在顷刻间一团一揉，一擀一切，葱花爆锅，开水下锅。面条外形有宽、窄之别，材质有普通面粉、杂粮面之别。随着四季更替，伴随面条滚进锅里的青菜，有茼蒿、白菜、萝卜、土豆之分，伴以蛤蜊卤汁、芹菜或是青椒炒肉为肴，偶尔也有腌制的虾酱，或是从咸菜缸里摸上来的咸菜疙瘩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物质生活还没有那么丰富，对于偶尔吃个桔子罐头就能恣儿半天的小孩子来

说，最喜欢酸甜辛辣口味的食物，对于寡淡的擀面条，只有厌倦。

现在想来，在大米尚不具备条件成为主食的当时，能在面粉这方天地里专心耕耘一个小面点，娘堪为“擀面条的工匠”。她每天从地里回来，喂猪喂鸡，还得烧火做饭。面团揉起来的是对于儿女的期盼，擀开的是烦心惆怅，热锅里咕嘟冒泡的是沸腾的人间烟火气。

青少年时期，一腔热血，盼望着早日脱离父母的监管与唠叨，对未来充满憧憬，想象自己在事业、家庭及人生路上的无限可能，认为会活出精彩人生。一路风雨、一路坎坷，不知不觉已人过中年，经历了社会的风雨肆虐、人情冷暖，宽慰踟蹰难行自己的，还是到家时娘那一碗热乎乎的手擀面。

娘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手擀面的技艺却更加纯熟精湛，一日未曾放下。

好在孙辈喜欢吃面条，还真是对了她老人家的口劲。谁会想到，原本一碗纯正地道的爆锅手擀面，会成为当今宴席的压轴满堂红，个中缘由无非是寄托了几时的成长、乡愁，也是膜拜孝情、亲恩的至上仪式。

不少人说，随着年纪增长，人就越来越回归原点，不管是食性口味还是为人处世，渐趋活成父母的翻版，自己对于儿时深恶痛绝的玉米饼子、煎饼、地瓜、豆腐，现在是时时怀想。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承载着喜怒哀乐，不经风见雨不成其为完整人生。无论生活给予的是幸福还是痛苦，都应以平常心去接受，一帆风顺总是良好的祈愿，调整好心情迎接每一个生活中的挑战，既是责任又是使命。

若你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，试试娘做的手擀面吧，相信它能些许宽慰风中凌乱的你。

琅琊放歌

万物初醒时

□青柠

山路蜿蜒
如一首未完成的诗
仰望一座山
近在咫尺，远在天边
如灵感闪烁在云雾之间

春光乍现
风铃轻声细语
悬于沉默的桃枝
琴弦反复拨弄一首曲子
音符沿着青石板流淌
与炊烟在晴空交织

拾阶而上 脚步轻缓
不忍惊动襁褓中的生灵
一群群流连的身影
在季节的风里修行

你之所想都是阳光

□李全文

即使风河不再流入灵山湾
清澈的河水停泊在凛冽的冬季
凝结为一席天地间的明镜高悬
我还是来了 包括沙鸥、绿头雁
她们喜欢栖息在这山水之间
我则想浏览一下这黛色连绵

喝一口家乡的水
听一曲山王村的黄钟大吕
看朗照大岩顶三千年的弯月
一只鸟就有一种乡音
无数只鸟就有大片的欢声笑语
你我注定相逢
很多故事发生在春天
也将在下一个春天璀璨上演

你之所想都是阳光
你之所遇都是大珠山流淌的幸福
彼时桃园结义
你在铁山，他在灵山，我在相公山
开始是桃花，杜鹃花，杏花
后来都是西海岸的亲兄弟

沧海蝴蝶

□麦笛

等一场浩荡的东风
雨随风至 桃花盛开 蝴蝶自来
那薄明的翅膀能扇起春天的气息
就像粉色的蔷薇和金黄的蒲公英
在旷野中星罗棋布

视线所能抵达的遥远
海和天有着同样未知的辽阔
是否 遥远的花信更加盛大
彼岸的花期更加持久

天空如此高远 我害怕风筝脱线
就像我不愿美丽的蝴蝶横渡沧海
月亮伴着海潮 蝴蝶迎着浪花越飞越高

多年以后 依然有人怀念
那些飞过沧海的蝴蝶

海那边 最好也是故乡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